

人类的海洋情怀

一月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在 7 千米深处回收了万泉，随即西移，进行人工地震实验。当晚，海况恶劣，海浪以凶猛之力压上船来涌入潜器间，甲板上时不时海水横流，势不可挡。站在水里奋战着的人们，都没有在意湿透了的工作鞋和工作服。从鞋子里倒出的海水，居然也成了大家快乐的象征了。看着这一切，不禁使我想到了人类所共有的海洋情怀。

海上的工作和生活对常居陆地的人类而言无疑是非常艰难的，可是这样的艰难似乎从来都没有抑制过人们对大海的向往。无论你生活在哪里，在拥挤繁华的城市、田园般的乡村，还是在崇山峻岭和无垠的草原，你都会渴望大海，都会赞美海的宁静、海的汹涌和海的一望无际。因为世俗生活的原因，你选择繁华的城市，可是因为心情因为情感因为内心的感受，你会选择大海。大海让你快乐让你轻松更让你体会美和力量的享受。无论是海的宁静还是海的汹涌，大海让你脱俗，让你萌发诗情感受画意。面对着大海，你至少会暂时忘却人世间金钱、名誉和地位对你的诱惑，你渴望投入她的怀抱。人，无论来自哪个地域出自哪个民族，都有着一种发自心底而难以名状的海洋情怀。

这样的情怀从何而来？近年来的一些科学研究也许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个久远的迷。

大约在 19 万 5 千年以前，我们的祖先开始在非洲大地上以独立的生物种群 (*Homo sapiens*) 脱颖而出。那时气候适宜食物充足，他们迅速繁殖增长，很快便数以万计。但不久，一场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改变了一切。整个地球开始进入一场漫长的冰期，在学术上我们称其为 MIS6 (Marine Isotope Stage 6)。冰期一直持续到距今 12 万 3 千年前。这一时期，非洲的气候一改常态，以低温和干旱为特征，沙漠也大大扩张，甚至超出今天的范围。这一变化极大地限制了植物和动物的生长，使得在草原上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人类遭遇了严重的食物短缺，他们开始面临了一个不宜生存的环境。根据现代人类的基因分析，当时的人类，即我们的祖先几乎灭绝，其数量从几万骤减到了仅仅几百人，古人类学上称之为人类发展的早年瓶颈期。科学研究可

以表明，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，无论哪个民族，都是这几百人的后裔。学术界一直在追踪这几百人是何以存活的原因。

这是些怎样的人呢？他们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的同类，断然离开了非洲内陆旱地，背井离乡，向着南边的大海，一直到了非洲最南端著名的海边地域 Cape Floral Region。就在这片面朝印度洋的大约 9 万平方公里的海岸地域，这些人们及其后裔渡过了长达 7 万年全球性的寒冷冰期。与内陆不同，由于南半球海洋性气候的原因，这里物产丰富，生长着 9 千多种不同的植物，其中 64% 是该地的专属性物种，这里尤以富含碳水化合物的地下根果类植物为特征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的海域刚好是低温富含养份的 Benguela 上升流和 Agulhas 暖流的混合区。这样的水层组合，导致沿岸潮间带产有大量的海洋贝类生物，也使得近岸水域中有着丰富的海洋哺乳类动物和鱼类资源。更巧的是，全球气温的下降导致了海水温度的降低，而降低温度的海水反倒促进海洋贝类的生长。人类因此第一次走上了依海而生的道路，从猎人转行成了渔民，以此解决了蛋白质和脂肪的食物来源。这一转变在我们人类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伟大的创新，人类找到了能够帮助他们抵御自然气候灾难的庇护所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眼看着留守内陆的同伴们时运不济一批一批地倒下，他们开始热爱大海、开始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：大海是他们的希望，象征着他们的安全，也是他们的快乐所在。我想，今天探索一号船上的人们，在回收了满载而归的着陆器后，便能体会到这种简单而明快的喜悦。根据对位于 Cape Floral Region 沿海的 Pinnacle Point 洞穴（PP13B, PP5-6）的考古发掘，可以证实当时人们的食物中包含了大量的海洋贝类、鱼类以及海狮、海豚和鲸鱼。这样的捕鱼生活，不仅保证了人们的营养供给，也大大加速了各类小型新石器技术的发展，其中包括首次使用火来改变并提高石材的性能。由于在潮间带的生产活动，也使他们开始懂得潮汐懂得根据月亮的变化来制定他们的生产计划。各种美丽的贝壳加之大海的感染，使他们开始制作各种贝壳类的装饰品，从而开始了人类的艺术活动。

我们不妨粗略地估计一下。*Homo sapiens*（我们）从诞生至今大约有 20 万多年的历史，在出生后不久便因大海而劫后逢生，至少约有 7 万年依海为生的经历，以后大约在距今 10 - 5 万年期间，这些渔民的后代开始走出非洲，去了欧亚大陆。在大约 5 万年前，开始形成和确定了人类的文化，在大

约距今 1 万多年前他们开始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手段，进而产生了人类的文明。这就相当于一个成年人，他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海边渡过，并且因此使他躲避了许多的灾难，获得了许多的快乐和幸运，那段历史那段情感能不制约他今后的人生吗？在那些渔民的后代走出非洲后，有相当一部分依然沿海而行，进入了东南亚。他们熟悉大海，已经有了足够的 ability 飘洋过海，大约在 1 万年前到达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，以后又逐渐扩散到了大洋中的许多岛屿。那些进入欧亚内陆的人们，也难舍大海的情怀。以致今天，世界主要的繁华和财富依然沿海而聚。

这就是为何海浪的汹涌险恶、海上的艰难孤独，都不会转移我们对大海的向往。这就是为何，大海会使我们成为诗人，会使我们浪漫。因为，大海曾经是我们生存的摇篮，是我们躲避毁灭的居所，也是我们现代情感的发展之地，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基因无疑不留下了她的印记。没有她不会有我们，离开了她也同样不会有我们的未来。我们都是渔民的后代，对大海的向往是我们与生而来的情怀。理解她，热爱她，守护她，这将是人类再次躲避灾难的保障。

参考文献

Early human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pigment in South Africa during the middle Pleistocene. Curtis W. Marean et al., *Nature*, **449**, 905-908, 2007.

Fire as an engineering tool of early modern humans. Kyle S. Brown et al., *Science*, **325**, 859-862, 2009.

When the sea saved humanity. Curtis W. Marean, *Scientific American*, **25**, 4, 37-43, 2016.

丁抗 2017年2月2日于探索一号船